魏書

二五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貞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

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位至左衛率劉昶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請兵救援顯

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幷義隆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第四子道次爲質幷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率騎一万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

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
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
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
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
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
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標襲爵太和初出爲鎭南將軍平州刺史
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復以本將軍

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逵字宗儁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郡
著勳先朝封逵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
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
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逵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
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

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畀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
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禄大夫卒
子巒襲爵降爲平温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
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遷
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
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
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慶雲等

衆寇涇州肅宗以戀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戀等退還後爲撫軍將軍汧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爲徐州眞度爲長史頗有勇幹爲其爪牙從安都來

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
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
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
蠻校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
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
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
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
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

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申後效可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荆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高祖所賞賜帛一百匹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摽善賞功有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錄前謀以襃厥善旦眞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

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
南邁朕欲超據新野群情皆異眞度獨與朕同
撫蠻寧夷寔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眞度表曰去歲
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
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
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
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
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眞度率衆赴之尋

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
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
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
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
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
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
四百匹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
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
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
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
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
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
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兖安東邢

蠻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為蠻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為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悦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

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别駕范珣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幷州刺史懷吉本不厲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埶性少言毋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旣指授先期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衞大將軍左光禄大夫

懷直弟懷朴恒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兖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荆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襲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

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
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衆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
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劉駿爲徐兖刺史
辟爲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泰山太守冗從僕
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衆敬出詣兖州募
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
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從乃矯
彧命以衆敬行兖州事衆敬從之時兖州刺史

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或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内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

纂父墓以相報荅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
其謀子元賔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
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
遣表謝彧彧授衆敬兖州刺史而以元賔有他
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
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
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
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尅

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聞纂死乃悦一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

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衆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
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
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進獻真珠璫四具銀
裝劍一口刺虎子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
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
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兖
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劉駿正

貞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
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賔勳重拜使持
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
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賔爲
使君每於元賔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賔所先
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决忻忻然喜見顏色
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賔
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
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

將軍衛尉卿謚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要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家貟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栅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

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
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
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
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
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兖州
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

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衞將軍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祖杅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兖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髭起家奉朝請兄祖杅別封南城以須昌侯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太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踈歷尚書郎中書舍人
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
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
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中
拜頻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豳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豳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夤退敗祖暉乃拔城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太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吐干騏驎保太子

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粮竭軍援不至爲賊所秉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
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亞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
人還往經歷兖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雋歷司空主簿兖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兖二州刺史

子義員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凡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

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内史永平中遷中散
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内史因以疾
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内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熈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
發兵拒之在任寛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
於巳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
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
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
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

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伯如故諡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
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
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
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
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
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
但幃薄不修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爲兖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録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

請降顯祖遣殿中掌書元石爲都將率衆赴之
中書博士鄭義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
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
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珍奇表
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荅
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
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天運未集遂至分崩而
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

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
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
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
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
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毋胡氏不欲超赴京
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
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右馳往討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
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
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
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
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
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執而躶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

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
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
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文秀之子可
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旣而獲免世宗時卒
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
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
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
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
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
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貌妍偉辭
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
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

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及高祖崩陵隂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旣而果叛殺數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彭城知之從淸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殺

張讜字處言淸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祖諱晉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

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遥授冠軍將軍東徐州刺史及華徐兖譙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譙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加平遠將軍譙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

劉史論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兾州清河

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恠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皃狀
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
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員外
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
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
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
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蓋皆弱攻昧前王

莫之捨皆拯羣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
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
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　常君臣交爭江外州
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
輸甲兵疲於戰鬭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　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
乗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
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
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乗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
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
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
万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
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
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
揔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
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鎭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
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粮運并焚其鈎城

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
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
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
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
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
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
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
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四白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

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邢巒總精騎五万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万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　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善盡算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

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

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居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illegible]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
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
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釁結
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録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
仰憑國威冀雪寃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
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絶賊路竊謂誠心
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謗致使桃符横
加讒毀説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
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

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勑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婞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
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
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
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万里列土承家前
朝往恩酬叙不淺兼才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禄薄故遷
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

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皭爲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計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
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爲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
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别勑東豫聽卿喻曉
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
史論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
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
邊官不願内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
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
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内附之後
蕭鸞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
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

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踈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荅申叙蕭鸞簒襲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巒爲越騎校尉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從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

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
曜鎖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
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江
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齎
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
開國侯虎牙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
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
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
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衍征虜

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鸞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

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粮表撫循將士勠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

縣開國伯邑五百戸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

至于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脩

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
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
附高祖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
侍建威將軍衞國子使於蕭賾遷祕書丞參著
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
書編年序録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
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
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
璽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

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寶於竹
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
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
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
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
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
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
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
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愼罰以明刑則

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
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
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
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
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
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
闕
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
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
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先度違衷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

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
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
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
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
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
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
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
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
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

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獘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大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

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

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塗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

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爲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万機不遑溫習今而思
之豈唯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
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賛
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
蒙鞠誨聖敬之蹟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
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
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
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
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

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
曁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
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
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
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
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
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
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
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

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三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

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

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

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
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
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
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
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
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

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皃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万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

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

入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日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傜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

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
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
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
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
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
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
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
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
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

群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官朝美若不賞庸敘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

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
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
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
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
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
樂想卿無怪繪荅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
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
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
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

不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乆曠故割至慕俯從
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
禮繪言決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万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
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
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
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賾親謂
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

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言
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賾惆然曰清都可尒一去何事覿卿此言似成
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琅邪城登山
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
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
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遷
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
直遂多所劾糺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

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
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
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
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
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
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
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
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

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籍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叙禮物無墜寒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書不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不職身爲違傲務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村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

傲然愚瞽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

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諐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懔懔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

自京師天下咸曰貪暴歛手臣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内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謡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

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評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矣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

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
卑躬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
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累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宜亟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
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
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
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
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

彈文殊乖所以卿羅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
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實
非陛下横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
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干屬車之塵但伏
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
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
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
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

踐祚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
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
帝德昶斯寔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
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
唐典篆欽明之冊虞書銘脊徽之篇傳著貲民
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
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

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訟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汙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録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羙類三代炎

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焉四敷賛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卒見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

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歳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録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册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誄曰一日不書百事荒無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綿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録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愽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

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
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
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弦
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還頻
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
録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
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
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
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
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
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以繼其行善
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
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
洞鑒準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

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

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竝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

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
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
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
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
職不修事多倫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
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
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

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
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
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
事司馬紹勑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
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
穀介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
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
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

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
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
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
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
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
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跡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録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藴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禄頻相賑餉遂在祕書省

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
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
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
無倦督勸群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
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
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
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
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
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藹乎有章盛軌

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

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
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
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
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
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
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
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
以此譏祚祚每曰尒與義和志交豈能饒尒而
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

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列曹行參
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
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一鴻於洛陽
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
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
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
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
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
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
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
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
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
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又舉其才任撫導
擢爲南荊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

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
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
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
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蓨縣道悅少爲中書學
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
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御車駕南征徵兵秦雍
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
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
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揔朝右

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
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
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而彈奏道悅有黨
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
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
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
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

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疎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檝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

舟經由石濟其泓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愼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躶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鄰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群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

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襲南
寇對接近畿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
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今蕃回息
覬覦之望邊寇絕闚壃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
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
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爲之不
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爲棄物
脩繕非務舟檝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

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
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
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
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
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
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
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
塋謚曰貞侯世宗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給
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貟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寳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寳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悦長兄嵩字崐崘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爲劫盜冀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録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飜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殁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

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贊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